



# 那些父亲教给我的事

□ 钱欢青

## 无尽的劳作

父亲属兔,今年70岁。我突然意识到,父亲怎么这么快就70岁了。可不是,我都已经42了。

我和姐姐从小管父亲叫“爹爹”。更多的时候,是把一个“爹”字的发音拖得重且长。每次听到我们喊“爹”,母亲都会说,看看你姐弟俩,叫“爹”叫得这么响。最开心的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只要不是太累,无论饭菜好坏,爹爹总会说几个冷笑话,逗得我和姐姐嘎嘎直笑。我们家吃饭总是有说有笑,所以后来听说有的人家吃饭时所有人都板着脸,一声不吭,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爹爹也从未骂过我们,更不用说打,连句重话也舍不得说。只有一次,记得我们一家四口在田里插秧。夜色将至,蚊虫始集,秧还有不少没有插完,父亲有点着急,看到速度最慢的姐姐,不断地说姐姐干活不行,直到隔壁田里的舅舅听不下去,吼了父亲几句,父亲才不说话了。

夏天是真正的劳累,烈日当空,水稻田里的水能烫掉小腿上的汗毛。还有疯狂的蚂蚱,我们在水稻田里干活,满身泥、水、汗,从日出一直忙到日落。稻谷收进麻袋,一个一个都由爹爹扛到肩上,踩着烂泥背到路上,装进双轮车。

除夕夜守岁,老妈和姐姐扛不住都去睡了,爹爹总要问我:“夜宵不?”我必定说:“好。”爹爹就去热俩菜,倒上米酒,父子俩慢慢喝着,说着话。我觉得这是爹爹一年里最放松最开心的时候。

一年又一年,对一个农民而言,并不容易。爷爷去世得早,父亲小学毕业就下田挣工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小小年纪和大人干同样的活,只能拿大人一半的工分,还常被大人说“小鬼也来骗工分”。成年后有机会参军,解放军都到家里来动员了,父亲的奶奶不同意,跟解放军说:“同志你看看,我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有这一个劳动力,要是去参了军,一家人可怎么过?”解放军只好走了。爹爹离开农村的机会也失去了。

爹爹年轻时是村里的篮球队员,每次说起来都会很开心,一帮年轻人跟别的村打比赛,算工分,赢了还有额外奖励,买不起白球鞋,就自己把鞋涂白。我见过爹爹年轻时的照片,真是又帅又有精神,洋溢着青春的蓬勃。

但更多地密布在乡村岁月里的,是繁重的劳作。种田不用说了,光种田是无法让一家人生活的。最先是在码头挑煤渣,把煤渣扒到簸箕上,挑上船,挑满一船算多少工钱。挑煤渣是重体力活,扁担上肩,被压得一弯一弯的。无论什么季节,干这个活总是满身大汗。然后是在砖窑场,也是重体力活,先把砖坯一车车拉进窑,烧好了再一车车拉出来,在黄砖烧好后从窑里拉出来时,窑就像个被炙烤的蒸笼,在里面多待一会儿,就觉得要被烤熟。还有更累更危险的活,是吊五孔板。那时候农村盖房,天花板用的都是一块块长方形的五孔板,麻绳系到五孔板两端,两个人喊着号子一起抬到墙上去。每次爹爹去吊五孔板,家里人都提心吊胆。爹爹干了好几年,一直到自己觉得眼睛有点昏花,怕看不清一脚踩空,才最终作罢。

唯一称得上不是重体力活的,是开船。大概是在我读小学时的某一年,爹爹和村里一个人合伙租了条船,运送煤渣。吃住都在船上,一趟要好几天。

## 男人的尊严

从小到大父亲都没有干涉过我的选择。

父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好好读书,只要能读上去,我们砸锅卖铁也会供着。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只考了第七名,自己觉得天都要塌了,因为初中时总是第一。回家不知道该怎么跟父亲说,压力大得都快哭了。支吾一天终于“坦白”:这次考试成绩不好。父亲问第几名,我说只有第七,没想到父亲说:“挺好,县一中都是全县最好的学生集中起来的,你还能考第七。”

父亲一句话,顿时让我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每次想到这事儿我都觉得,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就像你跌落悬崖,落地时却被无尽的包容接纳。

我和姐姐考上大学,用我们村里人的说法,是“两个书包”终于“读书读出山”了。到我们工作了,能赚钱了,爹爹的劳作依然没有停止。那几年爹爹依然在“吊五孔板”,我和姐姐反反复复在电话里说别干了,爹爹不听。后来我们就不劝父亲了,只说干活时务必多加小心。爹爹有一分一厘为家里多挣钱的心理,有“我多挣一分就能让你们少花一分”的心理。而且劳动赚钱已经成为父亲的生活方式,即使农村的劳动在这个时代已经如此贬值,我却没有理由去强硬阻止这种劳作。只是当我要在城里买房,父亲把家里积蓄好多年的钱打给我的时候,我忍不住悲伤不已。一滴滴汗珠换来的辛苦钱,却要为了儿子在通货膨胀的城市里买房子,对父亲来说,这钱的含金量和购买力是多么的不公平;对我来说,这又是一种多大的愧疚,这种愧疚常常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能。

一直到最近几年,因为到城里照看外孙,除了田里地里的少量农活,爹爹才算不去工地了。但不能赚钱却让爹爹很郁闷。我在北方离家远,一年回不了两次,有时候姐姐就会在电话里跟我说,爹爹最近脾气不好,自己不花钱,也嫌我们乱花钱。偶尔回到老家,和父亲喝起米酒,我就说,现在我和姐姐都有工资,生活总算无忧,就不要这么节约,不要这么刻苦了。爹爹说,你一个月才挣多点钱?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不干活以后,爹爹容易对自己恼火,痛风发作了觉得自己怎么会有这个病,有一次提热水壶时不小心砸了水壶烫伤了脚,一个劲怪自己。想来想去,我觉得对自己恼火,舍不得花钱,是因为父亲内心觉得自己一辈子不会赚钱,没有能力,对自己失望。有一次和父亲喝酒,说起来挣多少钱才算多,怎么也无法让父亲满意。我和姐姐都觉得,我们的爹爹虽然赚钱不多,但在这样的农村生活里,如此勤勤恳恳供出两个大学生,让我们整个家都如此开开心心,这难道还不不是一个好父亲?这难道还不够成功?就像那部著名的电影《教父》里,马龙·白兰度演的那个老教父对新教父说的:“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如果不能让自己的家庭得到安全和幸福,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男人。”那么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他没有给我们创造多少钱财,但是却给了我们安全和幸福,给了我们厚重得足以承载一生的力量。

## 轻逸的力量

如今看着自己的孩子开心地吃着东西,或者认真地写着作业,心里无比满足的时候,就更能体会父亲对我的情感。小时候为了让我们有个写作业的好地方,父亲弄写字台,弄台灯,所有动作里都是小心翼翼和满心欢喜。

苗炜《给大壮的信》里有一篇《轻逸与欢愉》,其中这样写道:“有个小说家叫卡尔维诺,他推崇轻逸的力量,他说,这个世界会变成一块石头,这是一种石化,不放过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小说家叫王小波,他说,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受敲打的过程,而他想变成天上的云,永远生猛下去。不管是石化,还是被敲打,我们都可以视之为身体的变化,身体变得僵硬,身体受到损害。我们会纵容自己的身体,塞进不必要的食物,贪恋物质享受,被外在世界所拖累,丧失了轻逸之感,困顿于沉重的肉身。而轻盈的身体永远有一条逃离之路,去大海中潜水,去崇山峻岭中徒步,借助滑翔伞飞行,化解沉重,享受欢愉,时刻感受到风轻云淡。这是你能给自己造就的最大的福分。

我是为了学习别人如何教育孩子买的这本《给大壮的信》,读完确实受益匪浅。尽力陪孩子在球场飞奔,尽力陪他去看云起云涌,花开花落,去看蚂蚁搬家,去读神奇故事。我们欢乐奔跑的时候我总是想起父亲无尽的劳作。生命天生喜欢自由,追求轻逸,但父亲必须一担一担去挑煤渣,一麻袋一麻袋去背稻谷,一块一块去吊五孔板。无数人都会说江南如何美,水田连绵稻花香。事实是,连绵的金黄的稻谷,连绵的烂漫的天地,压弯了父亲的腰,无尽的劳作,榨干了曾经英气逼人的蓬勃青春。

有一年过年,吃完饭,一家人嗑瓜子聊天,父亲突然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我赶紧捋父亲的后背,父亲缓缓睁开眼睛,我才发现,原来父亲已经如此瘦弱,原本结实的后背荡然无存,岁月不但啃噬青春,还啃噬肌肉。有一年和父亲喝酒聊天,字里行间觉得父亲不满于自己,也不满于我的不上进。

我说我同学倒是上进,喝酒都喝到胃出血了,您是希望您的儿子为了上进胃出血呢,还是安安静静地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父亲低声说,要是能上进,喝上一次也行。那是我第一次对父亲生气。但是很快我就释然了。一是我确实不够上进,二是父亲会这样说,只是心有不甘。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土里刨食,埋怨自己没有给儿女撑起更大的天空。

但其实,父亲已经给我们撑起了整片天空。

我相信我的孩子会有更轻逸更蓬勃的人生,不过我总是忍不住告诉他过去的故事,为了吸引孩子听,我会把父亲的故事编进神奇的童话,诸如:“有一天,一只大鹏鸟知道我想家了,驮着我就到了我们村,到了村里就看见你爷爷刚从田里劳动回来。”孩子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我不想把这个叫作传承,有些词一出口就满身虚伪,何况苦难本就不该被传承,追求轻逸、蓬勃才是生命的真谛。该传承的,是艰苦岁月里一家人吃饭时的欢乐,是虽不言却无尽的爱。那些父亲教给我的事,让我深深明白,只有它们,才能帮助我们抵抗人生的荒凉,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内心总有什么温热的东西在升腾,才能让我们看得到青天一碧,万里无云。

## 致老师

□ 孙逸帆

四年前  
我第一次遇到您  
温柔的阳光  
和漆黑的眼睛

四年后  
您看着我  
迈入考场的背影  
眼里的泪水很晶莹

讲台上的您  
向我说没有人会永远青春  
可是有关您的一切  
都是我的青春

您教会我骨气  
做人的根本  
让我在世上立足  
有最真诚的灵魂

夏天总是容易分离  
夹着丝丝的蝉鸣和  
总是做不完的试题

现在我已经长大  
像是您之前的  
无数届学生一样

我们也要分离  
哪怕有多么的舍不得

老师  
我说我已经长大  
学会了  
那些知识和良知

老师  
您也要保重自己  
不要让虚无的光环  
压得您喘不过气

面对您面前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  
您已然尽心尽力

感谢您  
您的灵魂恍若流星  
闪亮了我们的天际

## 小满节气 野菜香

□ 张坤清

植株节序竞芬芳,  
小满光阴闻麦香。  
苦菜逢时凉血炒,  
蒲公英消肿利身康。

##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 b f k @ 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